

## 20141028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因信心既立，能住佛地，  
因發起大心，趣入妙道，  
以真方便法，起信之用，  
得圓成妙心，一切皆治。

信，「信心既立，能住佛地」，我們一念心起，清淨心，大圓鏡智能照大地山河明了。這都是我們應該要學的，只要我們信心堅定，我們人人本具佛性。人人心中都有一面清淨的鏡子，這面鏡子又圓、又清、又大，與佛同等，一樣。智慧涵蓋一切，而這智慧涵蓋一切，是來自於我們發起大心。我們既然修行學佛，一直相信佛向我們開示，告訴我們人人有與佛同等的智慧，與佛同等的覺性。我們既相信，我們有一片清淨的佛地。相信，我們必定就要發大心，發起大心來，我們要趣入妙道。「大心」就是自覺，我們要自覺，我們就要身體力行，好好用功。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」，我們相信佛的話，我們要入人群中去聽，聽眾生所見聞感觸的聲音。

就像我們常常聽從國外回來的會務報告，聽他們僑居地那個地方的文化，那個地方人的生活習慣。那裡的人是富或是貧，富有的人生活形態，貧困的人生活的苦難。我們聽了，有時候他們也會將影像帶回來讓我們看。是啊！貧窮的人，那種生活全球一統，全球苦難人都是相同這樣的生活。住的是破爛的房屋，抬頭看天星，下雨時是雨進家中，冬天牆壁無法擋風。裡面的東西都是黑，骯髒，又破又爛，這就是貧窮的生活。家庭的困難，任何一個國家，貧困的人差不多家庭都是這樣。

所以說，春天來了。春天，台灣的春天與日本春天相同或不相同？跟你們說，台灣的春天是這樣的氣候，台灣春天的氣氛，草木繁榮。那日本的春天呢？他說：「我若沒去看，我也不相信日本的春天與台灣春天是一樣草木這麼的茂盛，就要到日本看了才要相信。」去美國呢？美國的春天是不是與台灣及日本一樣？「我沒有到美國，我就不相信美國的春天也是這樣。」四季，凡是南北半球分開，都是一樣。北半球就是這樣，南半球就是這樣。春夏秋冬，雖然天下有分，不過它有南北半球的分別。在北半球的，我們就知道這是春天，春天，這地方是夏天，這裡是熱的。我們若要向他說：南半球那邊已經是冬天了。那個地方冬天了，我們會不相信。不相信說，我們這邊這樣熱，那邊怎會下雪？怎會是冬天？但是我們要清楚，道理就是這

樣，氣候就是隨著地球與太陽在輪轉。自轉、公轉，因這樣有分四季，冬、夏不同。天文地理我們要清楚，清楚了，就要相信有這樣的環境。

所以說，道理我們若是能清楚，自然我們了解，那就是「趣入妙道」。入人群中去也是一樣，知道苦難的人就是這樣的苦。台灣說貧窮的苦難人，看看台灣，我們若聽外地回來報告，我們就知道那裡的苦難。知道富有的人家生活，說到台灣如何的富有，我們就瞭解在那地方，富有人家生活的奢侈、享受等等，這我們應該都能清楚。所以說，入人群中，貧窮苦難人需要人間菩薩，心理煩惱多的人需要人間佛菩薩。佛陀期待我們傳法給眾生，傳給眾生，眾生所需要的，物質所需，心靈所需，所以我們要去付出。這就是「發起大心，趣入妙道」。很微妙的道理，普天之下很多有形、無形，無不都是法身。有情、無情，無不都是啟發我們的心入道。只要我們發大心，我們的心印證在任何一个境界，就是真正微妙的道理，這就是大乘心，我們要發起這念心。

「以真方便法」，我們用真心，用我們清淨本性，我們既體會到了，瞭解佛陀用盡了種種方法，來引導我們走這條路，從人間路走進了菩提道，我們應該瞭解了。佛陀既然用這樣的方便法來度我們，我們也應該學佛，學佛這樣的方便法，我們入人群中去。我們自己相信，也讓人能相信。我們度眾生，將他的苦難，我們就是要讓他們作依靠。是諸眾生所依止，是諸眾生所安樂處，是諸眾生樂處、安穩處。這就是我們為眾生付出，要讓眾生依靠，就是啟發他們的信心。當他們在驚慌失措時，我們就給他依靠，這叫做無畏施。當他們很急難需要，我們就付出物質，這叫做財施。財施、無畏施，我們還要法布施。「苦既拔已，復為說法」。安心，不用怕，開始慢慢為他說道理。所以要用真誠的心，啟動我們方便的法，不只是我們相信，我們很相信，我們用這個法，應用方便，這就是「起信之用」。我們要從信心開始，信心既立了，我們的心住在佛地，我們要相信佛所教法。所以我們要發大心，趣入眾生道中去，去啟發眾生的心，當然用方便法。佛是這樣的方便教育我們，我們也要對佛陀這種方便教育來引導眾生。

所以，若能這樣，「得圓成妙心」。我們一定要在人群中去付出，去度眾生。這樣我們才能真真正正得到圓，大圓鏡界，這種微妙心境能浮現在我們的心，這就是真如本性。這「一切皆治」，要治什麼？治我們的煩惱。入人群中，我們常常在想，「我煩惱很多啊！」一直認

為，世間是我最多煩惱。但是你聽，聽其他的人，他的人生，他的煩惱，那是真實的煩惱，實在是很多啊！看別人在煩惱，我們的煩惱算什麼呢？見苦知福。以為自己最苦，別人的苦比我們的苦多多喔。所以你若沒入人群，沒去做比較，其實我們無法去體會。所以佛陀教我們要入人群中，用這面清淨的鏡子來照見大地一切眾生的生態。我們去體會，這些生態入我們的心來，我們能真正體會這種大圓鏡智，那種心境的微妙，我們所有的煩惱完全去除了。總而言之，信心，信解佛陀的教法，身體力行，我們就是要用功。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了這段文

經文：「其本字某，我名某甲，昔在本城，懷憂推覓。」

一直在找，找孩子，找到了。用種種、種種的方法，慢慢誘引、接近他，慢慢讓他進來了。能夠談心了，將這個心與他接近，很貼心，才開始認為乾兒子，才又開始說出了，他小時候也是在這家庭，這樣逃出去。父親的用心，隨著孩子這樣在找，孩子在外面受了這麼多的苦難，父親還是隨著孩子走過的路，一直尋尋覓覓。總是現在找到了，也已經談心了，這個心已經靠近了，從乾兒子變成了親生子，從親生子，這段隔離的因緣，向這些家族，國王、大臣、剎利、居士等等介紹。「我這個孩子，我找到是多麼不容易！其實是我的親生子，我這樣這樣將他找回來，他的名字某甲。」

我們昨天就解釋過了，其實，我們的生死在五道四生中。所以前面前面的文，稱為「五十餘年」，就是在「五道」中，還有「四生」，及「阿修羅」。就是在這個人間或者是在其它的道，他就是這樣，生生世世長久的時間，無法說出是什麼時間，無法說出在哪一道裡，所以無法說出他的名字。到底哪一世當人時？或者是哪一世做牛、馬、羊、狗？不知道，就是唯有佛知，但是指出在那一道的生態，無法指出，只好用「某」，「其本字某，我名某甲」。其實，佛陀隨著眾生，這樣流轉五道，佛陀也是一樣，跟著眾生在五道中。佛度眾生的時間也很長，不管時間、地點等等，也是沒辦法去說是哪一生，那一世，所以「我名某甲」。「昔在本城」，「本城」就是從過去以來，還是本地風光，本覺。「本城」就是本覺，還是人人本具，佛陀也是，眾生也是，人人都有一個本覺，人人本具佛性。但是尋尋覓覓，「懷憂」，佛陀的本懷就是懷念眾生。所以他無央數劫以來，這樣在「推覓」，到底從那一道眾生，與他有緣，他就應化到哪一道去，去度有緣的眾生。這是前面，下面的文再說

經文：「忽於此間遇會得之，此實我子，我實其父，今我所有，一切財物，皆是子有，先所出內，是子所知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忽於此間遇會得之」；始於今日法華會上，不定種性根機成熟，感應道交，久受大化，令得成就，故云：忽於此間遇會得之。

開始跟大家說了，現在已經在「此間」，「此間」，那就是今日法華會上。佛陀從「華嚴」覺悟，心靈，華嚴的世界，那一分世界的微妙，但是考慮眾生無辦法，經過「阿含」、「方等」、「般若」，再來來到「法華」時，這是回歸到人人本具佛性。佛陀就是要跟我們說，這時大家應該要信解，大家應該要相信，應該要體會瞭解。所以「忽於此間」，就是在這地方，「遇會得之」，在法華會上。

「不定種性根機成熟，感應道交」。就是「不定」，因為在法華會上，根性還是還沒有很整齊。不過佛陀化緣將盡了，前面再前面的文，「臨命終時」，老了，又是沒有多久了。所以不得不在這個時候，儘管人人根性，根機是否已成熟了呢？還不一定。「不定種性，根機成熟」，是否都定下來？還沒有，不過因緣已成熟。雖然根機還沒很整齊，在法華會上「不定種性」，還沒定下來，但是這因緣根機成熟。根機不成熟的人，就有五千人退席。但是留下來的，已經就是根機成熟，雖然種性還未定，不過因緣，根機成熟。

在這地方應該是「感應道交」，這些人「久受大化，令得成就」。因為既然沒退席，留下來的這些人，這些人都是已經很久了。佛現相成佛也已有四十多年了，何況過去無央數劫，那個因緣不斷，不斷在教化。雖然根機都還沒有很成熟，一直來到現在，釋迦佛現相成佛，這個時刻開始，佛陀就是眾生導師，四生慈父。所以這些都是佛陀的心懷，想要將成佛之道讓大家瞭解，所以「久受大化」。從過去生的過去生，到今生四十多年間，這都算是久了。「久受大化」，就是希望人人能瞭解，瞭解我們本具佛性，這是在《法華經》的任務。因為佛教化應機，這時間差不多將要盡了。所以「忽於此間，遇會得之」，現在已經在法華會上，大家因緣成熟，應該要講《法華》的時刻了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此實我子，我實其父」；此正顯示父子相會。昔曾以大乘法而教化之，故云：此實我子，我實其父。

父有傳付家業之義，子有承受之職志，乃能佛種不斷。故云：我實其

父。

所以「此實我子，我實其父」，這些都是我的孩子，我也實在也是他們的父親，就是親生的，這就是法脈相傳。久久以前，一直到今生此世，就是一直這樣傳法，結這法緣，一直到現在。所以法脈相傳，就是顯示出了世間的父子相會的意思是一樣的。就像孩子出去了，父親為了要傳血統，他要把家業傳給孩子，要隨著孩子，去找孩子的行蹤，這是一種譬喻。「昔曾以大乘法而教化之」，那就是譬喻佛陀

「昔」，就是很長久很長久以前，無央數劫以前就已經用大乘法。一直到今生此世，佛陀的心懷，也是要人人回歸本性，發現自己心地的真如，這是佛陀的心懷。所以「昔」，從過去生的過去生，一直到今生以來，都是這個心，希望以大乘法來教化。所以說「此實我子，我實其父」。

父欲傳子，父有傳付家業的義務。因為這是世俗人，人家說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，就是要傳宗接代。所以要傳宗接代，家業就是這樣傳下去，這是世俗人是這樣。若是孩子，「子有承受之職志」，要有這樣的意志，父親有這麼大的家業，孩子應該受父親一直栽培，也盼盼「望子成龍，能夠來接我的家業」，世間的父親是這樣。佛，也是一樣，佛也為了「佛種不斷」，所以佛就是要傳法給眾生。眾生如佛一子，所以佛陀也要傳，為了「佛種不斷」。而我們是佛子，我們也應該要承受，接受這樣的職志。我們要有這樣的使命感，我們要發這種的大志願心，來接受佛陀的法種。法種，就是法脈，這個種子不要讓它斷了。所以說「我實其父」，因為我應該要傳這個法脈種子下去。

**經文簡釋：**

**「今我所有一切財物，皆是子有」；是正付與家業，一切財物，喻大乘教法，亦即說明六度萬行之法門。**

所以說，「我今所有一切財物，皆是子有」。我現在所有一切的財物，都是孩子所有的，就像父親傳給孩子責任，除了家財傳給他，責任也傳給孩子了。意思是說，父親「付與家業，一切財物」，譬喻大乘的教法，佛陀要傳，傳出去的就是大乘教法。雖然四十二年間，從「阿含」一直到「般若」，四十二年間，雖然從小乘一直慢慢到大小乘，一直到「般若」一切皆空，清淨了心地，現在接近「妙有」的境界，人人都能成佛。成佛的方法，就是要入群。所以「大乘教法，亦說明了六度萬行的法門」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傳六度萬行的法門。

「六度萬行」要度什麼？就是度眾生。不只是度眾生，自己也要度。所以說要付出、要布施，你要付出、要布施，你自己就要守持自己的戒律，才不會入人群中，受眾生的煩惱所感染。所以我們要布施，我們要持戒。但是，在人群中，難免眾生剛強難調伏，我們就要忍。所以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。眾生這樣剛強，我們在忍辱，是不是就這樣停止下來？我要忍，但是，我們還要再精進。你若不精進，只是忍著，這樣讓人欺負，讓人惡言惡語，我雖然不和他計較，但是我不想再付出了，這樣停止了，這樣的忍是退步。我們忍，就要忍得還能夠再精進。所以，忍辱、精進，有這樣的忍辱、有這樣的精進，我們才能禪定。禪定就是正法，我們的正定，我們的心在正方向，無偏差，所以我們才能定心。心若定下來，於六道中，或者是「四生六道」，面對著人間的阿修羅，不分是非，就是這樣的茫然，是非不分，這種紛擾的煩惱。紛紛擾擾的人間，這種我們要如何入人群中？面對這種剛強的眾生。

但是佛陀一開始就是這樣，你若要成佛，因入佛的境界，唯有就是要行「六度萬行」。雖然是六度——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」，除了自度，堅定自己的信心，忍耐的力量要強。我們要入人群中，要用種種方法，如剛才說過了，趣入妙地，趣入妙法。這種我們用心於人群中，要進入，我們才有辦法真正去體會到。

所以「今我所有一切財物，皆是子有」，那就是佛陀已經將所有的法，大小法都已經付託出去了，度眾生的責任也是弟子應該要挑，要擔起來。所以說不是只提菜籃，還要再擔天下的米蘿。這就不只是小乘行，為自己提菜籃，我們應該要為天下擔米蘿，這就是要負起責任來。

**經文簡釋：**

「先所出內」；喻追隨大小乘法，指廣略就經論之解釋等，以次第詮顯，謂之廣。

但護持一四句偈，此外至誠懺悔，謂之略及諸大小乘謂一可攝多，多亦含一，大可入小，小可容大。

「先所出內」，過去的文有這樣說，這是譬喻，就是追隨大小乘法，已經佛陀從成道以來，大小乘法都跟我們說了。我們就是這樣跟隨著，這個大小乘法，受教這樣來的。有廣、有略，有很開闊的法。比如若要說《法華》有「八十華嚴」、「六十華嚴」，很長啊！《法華經》有七卷的《法華經》，加上《無量義經》就是八卷。但是，光是

《華嚴》要說到那境界，推開來，有八十卷，你想，或者是六十卷，八十至六十卷，這是很廣闊。何況光是《阿含》就分四阿含，有四種的阿含，很開闊。所以說來《般若》也有六百多卷，就是很廣闊，若要說法，法如大海。

所以佛陀才說一個譬喻：「阿難啊，來，我現在手指挑起來的這些沙，是多還是少？是大地的沙多，還是我手挑起來的沙多呢？」在指甲上面的沙。阿難當然就回答佛陀說：「佛陀啊！指甲上的沙，怎麼能跟恆河沙比，這麼多的沙來比呢？」佛陀就說：「法，開闊廣大，很廣、很多，要說的就如恆河沙一樣那麼多。我現在一輩子能說得法，才只有這一點點而已。時間短暫能說的法是這樣，真正的真理大法如恆河沙。」所以才說「六度萬行」。雖然佛陀為我們說「六度」法，其實眾生根機千差萬別，我們要用智慧，觀機逗教，這也是開闊。佛陀他用大小乘法來教育我們，所以我們應該要接受，所接受的法廣大無邊，這也是佛法。

再者「略」，就是簡單，簡單的法。我們若能智慧開啟，就是從經論來解釋，當然是很多。「次第詮顯謂之廣」，經論等要如何來解釋包含很廣，包山包海，真的是很廣。假使要簡單一點的，「但護持一四句偈」。《金剛經》裡也這樣說，一四句偈，只要大家能夠瞭解，法就能入心。師公只是說「為佛教，為眾生」。做不完，天下的米籬挑都來不及扛。總而言之，簡單的幾句話也能用很開闊。在外面，除了法以外，還有懺悔。「水懺」那時候在說，大家聽了，甚至也有懺悔，舉行了懺悔。但是大家，我向你懺悔，你向我懺悔，彼此懺悔。這不只是在那個時候，我們永遠要有懺悔心，這種至誠懺悔。我們累生累劫以來，造作多少的業呢？現在我們所遭遇的一切，我們都要至誠懺悔。有懺悔心，才有辦法法入心，這也是「謂之略」。這就是較簡單，懺悔，要真誠的懺悔，或者是簡單的四句偈，我們瞭解了。所以這樣，這麼簡單的法，我們能夠身體力行。

常常聽到「你為什麼要做得這麼辛苦？」師父說「對的事情，做就對了。」不用管這麼多，做就對了。對的事情，做就對了。對啊，若能夠這樣，雖然簡單，卻也是能「一可攝多」，這個法小乘也能用大乘，大乘也能用小乘。用心去體會這「一可攝多，多亦含一」。這樣多的法，其實法如此多，佛陀從「四諦法」開始，就開始放開，「集」來了這麼多的煩惱，因緣果報？所以說從簡單也能推廣到很大，所含的業力很少，也能夠起頭。小小的起頭，也能夠解釋很多。所以「多亦含一，大可入小」，很大的法也能夠入小。就如我們的眼睛才這樣小，

但是我們看出去有多廣闊，山河大地都能攝入我們眼睛裡。所以這都是法，無不都是法，我們只是起一個動念，就能包山包海，包大地。想想看，這種小，大可入小，小可容大，無不都是法。

**\* 「先所出內。是子所知」；喻方等般若教中自利利他之行相，是汝等在會的二乘人所知悉。故曰：是子所知。**

「先所出內，是子所知」。過去進出，我都讓他知道了，這孩子樣樣都知道了，出入都瞭解了。這就是表示從《阿含》循循善誘，到《方等》，到《般若經》，這樣一直教下來，教化他。一直到現在，懂得自利，知道利他，應該要走的路，我們要做的事情，是「汝等在會二乘人所知悉」。現在在會中，在法華會中，聲聞、緣覺應該都很熟了。大乘法能自利利他，就是聲聞、緣覺也應該都瞭解了。所以說，「是子所知」，全部都了解這些法。

**\* 「先已領知，今但付與」；所以法華會但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不復廣說一切行相，八萬細行等。**

「先已領知，今但付與」，過去先瞭解這環境，東西放哪兒，但是那時窮子只是看一看，沒想要去取，這是過去。現在，「所以法華會但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不復廣說一切行相」。這一切的行相有多少？「八萬細行」。現在來到《法華經》，就已經總攝。全都攝受，不管是在「阿含」，或者是來到「般若」，「真空」，現在很重要就是「妙有」。我們很簡單要去瞭解「六度萬行」，這六度法。你若願意投入人群，「萬行」，種種方便法就能隨時應用出來，這是「領解」。就像前面的〈譬喻品〉，三車，大家出來，讓他能領受到大白牛車。

各位，學佛我們真正要用心體會，體會要從信解入。你若沒有信解，無法我們的心住佛地。我們最重要的，信佛，以佛心為己心。所以我們的心要入於佛地中，要很堅定，發大心，趣入妙道。這都是我們要很堅持，用「方便法起信之用」，這是前面這樣說過的。能夠這樣，我們才能真正得到大圓鏡智，我們這面鏡子才能很清淨起來。所以人人時時要多用心啊！